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经颅磁刺激研究进展*

亮^{1,2)**} 鲁萍萍^{1,2)} 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摘要 创伤后应激障碍会损伤记忆、注意和执行等认知功能,引起异常的脑活动及脑区间功能连接,尽管药物治疗和心理干 预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存在药物副作用和起效延迟等问题.经颅磁刺激作为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干预手段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 本文通过综述经颅磁刺激干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调控认知功能和脑活动的相关研究,系统探讨了创伤后应激 障碍干预中经颅磁刺激模式、刺激靶点和疗效评估等问题,并提出未来借助更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定位、建立全面有效的 评估体系和结合新的记忆理论探索具有长期临床改善效果的干预方案.

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障碍, 经颅磁刺激, 认知功能, 脑功能, 刺激模式 中图分类号 R749, B845 DOI: 10.16476/j.pibb.2019.0305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是指个体直接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一个或者 多个诸如:严重的威胁生命的疾病、突发的灾难、 与发育不匹配的性经历等创伤事件之后出现的一种 精神心理障碍[1]. 经历创伤事件后发展出的特征性 症状主要包括: 反复重现创伤体验(即闪回症状)、 持续性回避、持续性警觉增高、与创伤事件有关的 认知或心境方面的负性改变以及部分患者所表现出 来的伴分离症状. PTSD 患者往往伴有不同程度的 认知功能损伤, 主要涉及记忆功能、注意功能和执 行功能等,因此PTSD患者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面 临着比常人更大的压力,也加重了社会负担.

PTSD 神经机制的研究揭示, PTSD 患者表现 出前额叶、杏仁核活动增加以及海马功能受损等异 常脑功能,推动了后续对于PTSD的治疗与干预研 究^[2-3]. 传统对于PTSD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 心理疗法,这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有效改善 PTSD 患者的症状, 但也存在着起效延 时、流失率高等方面的不足[45]. 无创性神经调控 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以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ES) 和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为代表的 新型干预手段在对于PTSD患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 治疗上的应用. TMS与TES的神经机制有所不同, TMS通过在受磁刺激的神经组织及其周围诱发动 作电位来发挥作用,其中rTMS的长时程增强 (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和长时程抑制 (long-term depression, LTD) 效应依赖于NMDA 受体介导的谷氨酸能功能, TES 中以经颅直流电刺 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为例,tDCS主要通过使所刺激区域的皮层兴奋性 发生偏倚(阳极神经元去极化兴奋性升高,阴极则 相反),产生LTP和LTD效应,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阳极 LTP 效应涉及 NMDA 受体 或 GABA 能神经递质抑制减少, 阴极抑制效应主 要由兴奋性谷氨酸能神经递质减少介导[6-7]. 与 TES相比, TMS的空间分辨率更高, 能够不弥散 更聚焦地刺激目标脑区[8].本文以PTSD患者所表 现出来的认知功能损伤、异常脑活动以及传统干预 方法的疗效与不足作为出发点,梳理了新型治疗手 段 TMS 在 PTSD 上的研究,探讨了 TMS 的干预效

Tel: 010-64888632, E-mail: lwang@psych.ac.cn 收稿日期: 2019-12-10, 接受日期: 2020-03-20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Z17110000011701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6YFC1307200)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 (XDB32010300)资助项目.

^{**} 通讯联系人.

果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为TMS在PTSD的相关研究与临床应用提供基础.

1 PTSD认知功能损伤

1.1 记忆

记忆是人脑对外界输入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从而保存并积累个体经验的过程,与其他心理活动密不可分^[9]. PTSD患者的记忆功能损伤主要涉及: 创伤事件相关记忆的记忆偏向、消退困难以及记忆泛化.

1.1.1 记忆偏向

创伤事件相关的记忆偏向, 即有选择性地记住 创伤事件相关的或者消极负面的信息倾向. 早在 1995年,研究者采用颜色Stroop命名任务研究经 历越南战争PTSD患者的记忆偏向,实验材料是不 同颜色的两大类词汇: 负性词汇和中性词汇. 负性 词汇分为与越战经历特别相关的、与越战经历有关 但很普遍以及与越战经历无关的负性词汇,要求被 试忽略单词意义仅报告单词颜色. 研究发现, 相较 于中性词汇,经历越战的PTSD患者对于负性的3 种词汇比对照组表现出了更大的负性偏向, 其中与 越战经历特别相关的词汇对PTSD患者的颜色命名 任务干扰更大, 即经历越战的PTSD患者会倾向于 选择加工并记住与其创伤经历有关的信息[10]. Mcnally [11] 在1998年的工作中梳理了此前的PTSD 的相关研究,发现PTSD患者信息处理异常表现为 在情绪Stroop范式中选择性地处理与创伤有关的材 料.此外,基于再认记忆任务,一项研究在编码学 习阶段向PTSD女性患者和健康女性对照组呈现一 组不同情绪效价的单词,其中积极词汇、中性词汇 和消极词汇各9个, 共27个单词. 在测试阶段, 向 两组被试呈现54个不同情绪效价的词汇(包括27 个新词和27个学习过的词汇),被试的任务是判断 所呈现的单词是否在学习阶段出现过.结果发现, 与健康女性对照组相比, PTSD女性患者表现出显 著的负性记忆偏向[12].采用再认记忆任务范式, 研究者们在青少年和儿童群体的PTSD患者上也发 现了相似的效应[13].

1.1.2 创伤记忆消退困难

PTSD症状维持的一个关键机制是创伤事件相关记忆(一种特殊的恐惧记忆)消退困难 [14-15]. 恐惧记忆可以帮助我们规避危险,对于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16]. 然而,过度不必要的恐惧却能够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巴浦洛夫经典条

件反射理论, 创伤事件可视为非条件刺激 (unconditioned stimulus, US); 与创伤性事件相关 的中性刺激, 如红绿灯等作为条件刺激 (conditioned stimulus, CS); 人们在经历创伤事件 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生理心理反应则是非条件反 应 (unconditioned response, UR). 当US与CS绑 定出现后, PTSD患者对CS也表现出来的这种生 理心理反应称之为条件反应(conditioned response, CR)[17]. 根据恐惧条件化消退的研究, 当US不再 出现时,人们对于CS的反应(CR)水平则会有所 降低,尽管这种消退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 恐惧恢复,包括自发恢复 (spontaneous recovery)、 更新(reinstatement)和续新(renewal)等[18]. 但 是对于PTSD患者而言,即使创伤事件(US)不再 出现,即危险消失,当出现与创伤事件相关的中性 刺激或线索(CS)时,他们仍然表现出较高水平 的恐惧反应 (CR), 甚至长达数年之久也无法消 退[15]. 恐惧条件化范式常作为研究 PTSD 患者恐惧 记忆消退功能是否受损的一个重要模型. 研究发 现,与对照组相比,在恐惧习得和消退阶段, PTSD患者的恐惧反应水平都更高[19]. Milad等[20] 以14对双生子为被试的研究也提供了类似的结果. 在消退提取阶段,被诊断为PTSD的被试表现出了 比其孪生同胞更高的恐惧反应水平,这一结果也排 除了遗传因素对于恐惧消退困难的影响[20].

1.1.3 创伤记忆过度泛化

较常人而言, PTSD患者表现出了创伤事件相 关记忆的过度泛化,表现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的情况. 耳熟能详的恐惧泛化实例来自于小 阿尔伯特实验: 当习得了恐惧声音与白色老鼠的绑 定关系后, 小阿尔伯特对于白色老鼠的恐惧泛化到 了其他带有绒毛的、白色的以及其他与白色老鼠具 有某一性质上相似的物体上,如黑色皮大衣等[21]. 普遍认为恐惧泛化机制之一是依赖于海马的"模式 分离"能力受损[22-24]. 为了探讨PTSD患者的恐惧 泛化特征及其脑机制, Kaczkurkin等[25]采用直径 不同的、以黑白10 Hz闪烁的圆环作为视觉刺激, 将最大或最小的圆环分别作为oCS+和oCS-(oCS+ 和oCS-两种条件刺激在被试间平衡; oCS+: 匹配 电击的最大或最小的圆环; oCS-: 与oCS+相对应 的不匹配电击的最小或最大的圆环), 其他中间尺 寸的圆环将作为GCS(泛化刺激,即介于最大和 最小圆环中间的圆环).研究分为3个阶段进行: 习得前阶段、习得阶段和测试阶段. 在习得前阶

段,3种刺激都呈现,均不匹配任何电击;在习得 阶段, GCS不会呈现,整个过程只呈现两种刺激 (oCS+和oCS-), oCS+在呈现的过程中将按照一定 概率匹配电击, oCS-在呈现过程中不会匹配任何 电击;在测试阶段,再次呈现全部的3种刺激 (oCS+、oCS-和GCS), 3种刺激均不伴随任何电 击.3个阶段中,被试需要对每种刺激电击出现风 险高低进行评定(0=无风险、1=中等风险以及2= 高风险).研究结果发现,PTSD患者不能有效地 区分匹配电击的 oCS+和与其最为相似的 GCS(在 直径上最接近于oCS+的GCS: 从未匹配任何电击 的安全刺激).功能磁共振(fMRI)数据分析结果 揭示了PTSD患者所表现出来的恐惧过度泛化现象 背后的脑机制, 主要涉及前脑岛、海马头、背外侧 前额皮质、背内侧前额皮质和尾状核[25]. PTSD还 可能带来除"模式分离"能力受损以外的其他功能 损伤,这种损伤将严重影响PTSD患者的社会职业 功能,不利于个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1.2 注意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是 伴随着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 种共同的心理特征[26]. PTSD患者在"注意"功能 上存在的损伤主要表现为对于负性刺激的注意偏 向,难以将注意从该刺激上脱离出来,即出现了注 意解除困难,进而影响到对当前主要任务的加工处 理^[27-28]. PTSD患者的注意偏向研究多采用"情绪 Stroop 任务"和"视觉点探测(dot-probe)任 务"[27-28]. 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研究支持PTSD 患者对于情绪信息(负性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 向;有的研究则发现情绪信息的内容只有与创伤相 关时, PTSD患者才会表现出注意偏向; 还有的研 究则没有发现PTSD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注意表现 存在显著差异^[29-32]. Zinchenko等^[33]采用经典的冲 突实验任务——flanker任务,来研究PTSD患者对 于威胁刺激注意偏向的内容特异性,即对于刺激的 注意偏向是否特异于创伤相关的威胁刺激. 研究采 用的被试为坍塌事故的幸存者, flanker任务的背景 刺激材料为面孔图片(中性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 和建筑物图片(普通的建筑物和倒塌场景).结果 发现,相较于中性的背景刺激图片,当背景刺激为 情绪刺激时(消极情绪面孔和倒塌场景), PTSD 患者的反应时更长,健康对照组则没有类似现象. 此外研究还发现, 当背景刺激为建筑物图片时, PTSD患者表现出了比面孔图片背景刺激材料更长 的反应时^[33].这一结果表明,PTSD患者对于情绪信息存在负性偏向,但这种负性偏向表现出一定的内容特异性.

1.3 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尚未存在一个明确的定义. 执行功能 的相关研究起始于前额叶皮层的损伤研究,目前普 遍认为执行功能涉及: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以及 抑制控制三个方面的能力,与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 关,认知功能损伤的患者其生存质量将受到严重影 响[34]. a. 在工作记忆方面: PTSD患者的功能损伤 主要在"工作记忆容量(working memory capacity, WMC) "上. Schweizer等[35-36] 根据传统的WMC 任务范式,结合情绪背景信息在任务中可能起到的 作用,设计了一种新的范式,情绪工作记忆容量任 务 (emotion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eWMC), 并将这种范式用于对 PTSD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 WMC 的测定上,该任务要求被试记忆中性词汇 表,同时处理与创伤经历相关的信息(或者作为控 制的中性信息).结果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PTSD 患者在处理创伤经历相关信息时, WMC 的 任务表现较差.此外,研究者揭示了PTSD患者的 eWMC 功能损伤与其症状保持之间的关系 [35-36]. b. 在认知灵活性方面: 认知灵活性体现了个体的认 知转换或切换能力,通过内外维度切换任务 (intra/extra dimensional set shift) 和 Stroop 任务对 PTSD 患者和控制组进行认知灵活性测试, 结果表 明PTSD患者伴有认知灵活性的切换或转换功能的 损伤[37-39].c. 在抑制控制方面: 通过停止信号任务 (stop signal task, SST) 和 Stroop 任务同样在 PTSD 患者上发现了不同程度的功能缺陷[37-39].

2 PSTD异常脑功能

2.1 前额叶

前额叶作为负责高级功能的皮层在各种心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通过对杏仁核的调控调节恐惧记忆的消退过程^[40-41].Gold ^[42]的影像学研究采用创伤相关的刺激结合想象驱动范式证实了PTSD患者的前额叶结构和活动异常.研究还发现,PTSD患者的异常脑活动模式不仅仅特异于创伤经历相关刺激,在处理创伤无关的压力事件时也表现出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局部脑血流量的降低 ^[42].该研究工作支持Shin等 ^[43]关于PTSD患者

比对照组内侧前额回激活较低的研究结论.除了功能上的变化,PTSD患者也表现出前额叶体积的减少^[2-3].此外,影像学研究还揭示PTSD患者在进行创伤相关任务时右侧前额叶的激活升高^[44-45].

2.2 杏仁核

杏仁核作为恐惧和焦虑相关研究的关键脑区,对于恐惧情绪的调节起着关键作用 [46]. 研究发现PTSD患者杏仁核结构和功能有显著改变 [2-3]. 在结构上,与对照组相比,PTSD成人患者的左侧杏仁核体积较小 [47].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童年时期遭受创伤的女性,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表现出了右侧杏仁核体积的减少 [48]. 需要注意的是,Morey等 [49] 认为杏仁核体积的减少可能是PTSD的危险因素,而非是PTSD本身带来的杏仁核体积变化. 在功能上,与对照组相比,PTSD患者的杏仁核在处理个体创伤经历相关的刺激和与创伤无关的情绪刺激时活动增加 [2. 43. 50]. 此外,PTSD患者在构建负性自传体记忆时,右侧杏仁核相较于对照组表现出了更多的激活 [51].

2.3 海马

海马在记忆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记忆巩固理论认为关于事件的细节信息如背景信息等首先进入海马,经过记忆的巩固过程后逐渐转移到皮层上^[52].海马对于条件化恐惧记忆的调节也有着重要的作用^[53].一些研究发现在结构上PTSD患者的海马体积较小^[23, 47, 54].此外,也有研究没有能够发现PTSD患者和对照组的海马体积存在差异^[55].值得注意的是,海马作为复杂的脑结构之一能够分成很多亚区:CA1、CA2、CA3以及DG等等.Postel等^[56]研究海马亚区的结构改变与PTSD青少年患者的症状之间的关系,发现海马亚区CA2-3/DG的改变可能与PTSD青少年患者的创伤记忆闪回有关.直至今日,海马体积的减小是PTSD的原因还是结果仍旧无法确定.有研究者认为,较小的海马体积可能是导致PTSD的一个危险因素^[57].

2.4 脑连接模式

大脑的各个脑区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连接形成脑网络,能够低成本有效进行信息整合^[58-59].功能连接能够通过对不同脑区激活随时间的变化进行推断来度量脑区间激活的同步性水平^[60].PTSD患者的神经环路模型假设:PTSD患者的杏仁核激活升高,而vmPFC和海马对于杏仁核自上而下的调控

不足[61]. vmPFC 是一个包括喙侧前扣带回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 和内侧眶 额皮质(mOFC)的复合脑区^[62]. Sripada等^[63]采 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ting-state fMRI) 研 究PTSD患者的静息态脑功能连接发现杏仁核和 rACC之间的连接减弱. Stevens 等 [64] 在被试进行 fMRI 扫描时给被试呈现恐惧或中性的面孔刺激, 即任务态fMRI,发现了一致结果:相较于创伤控 制组, PTSD患者右侧杏仁核和左侧 vmPFC之间的 连接降低. PTSD 患者海马和其他脑区功能连接模 式的相关研究较少,研究结果也不一致. Sripada 等[63]的研究结果表明,杏仁核和海马之间的功能 连接减弱, 支持PTSD患者的神经环路模型[61,63].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杏仁核和海马之间的静息态功 能连接增强[65]. 因此,对于海马与杏仁核的功能 连接在PTSD患者中的作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揭 示. 此外, Malivoire 等 [66] 采用静息态 fMRI 探讨了 海马亚区(海马头和海马尾)与杏仁核、mPFC、 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之间 的功能连接及各功能连接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 系. 结果发现与创伤暴露控制组相比, PTSD患者 左侧海马尾与双侧 PCC 之间的功能连接更强, 研 究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遭遇创伤后未发展成为 PTSD个体的韧性标记. 此外研究还发现PTSD症状 优先与海马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相关, 因此研究者 提出海马头是比海马尾更为有效的生物标记[66]. 海马和 PCC 是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的组成部分, Philip 等[67] 发现 PTSD患者的DMN连接在响应间断性θ爆发刺激模 式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iTBS) 中发 挥重要作用.此外,研究者们对这批被试进行了为 期一年的追踪研究,发现DMN还能够用来预测长 期的治疗效果[68].除 DMN 外,腹侧注意网络 (ventral attention network, VAN) 功能连接在 PTSD 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Etkin 等 [69] 定义了一种 对于心理治疗不敏感的难治型 PTSD,这种 PTSD 具有两个特征:言语记忆延迟回忆受损且患者 VAN 功能连接降低. PTSD 患者的异常脑连接模式 往往涉及多个脑区且错综复杂,未来更多相关研究 的开展将有助于深化对于PTSD 脑机制的理解.

3 PTSD的治疗方法及不足

3.1 药物治疗及其不足

传统的PTSD的治疗手段和干预方法主要包括 药物治疗和心理疗法^[70]. 药物治疗主要包括: 抗 抑郁类药物、抗焦虑类药物、抗惊厥类药物以及锂 盐等普遍使用的精神科药物. 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 取抑制剂类精神治疗药物(如帕罗西汀、舍曲林、 氟西汀等)作为临床上治疗PTSD的常用药物,安 全性较高,对于PTSD患者的症状改善也有一定效 果^[7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也在2019年将帕罗西汀作 为治疗PTSD的一线药物. 然而,药物治疗对于 PTSD患者的症状改善存在一定的疗程,也即精神 药物并不能够即时地减轻PTSD患者的症状. 同时, 药物治疗的另一个不足在于其依赖性的副作用也将 使得药物治疗的临床应用受限.

3.2 心理干预及其不足

对于PTSD患者的心理干预,最常用的心理疗 法是聚焦于创伤事件的认知行为疗法 (trauma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F-CBT), 主 要包括:暴露疗法以及基于暴露疗法 (exposure therapy) 发展而来的其他疗法, 如延迟暴露疗法 (prolonged exposure therapy, PE) 等; 此外, 眼动 脱敏疗法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对于PTSD患者的心理干预 也有较好的应用[72].心理疗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这种针对于PTSD患者的心理疗法需要专业 资深处理创伤的心理咨询人员,然而这种人才又一 直以来处于稀缺状态;其次,一些PTSD患者可能 难以忍受暴露疗法所带来的冲击和情绪痛苦,难以 忍受和继续坚持治疗, 处理不好甚至给患者造成二 次创伤;此外,心理疗法的治疗周期长,PTSD患 者所付出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较高也成为限制心理 疗法的效果和推广的影响因素之一.

4 TMS干预PTSD症状

TMS的主要作用原理是,磁场将聚焦的、定向的电磁脉冲穿过颅骨应用于大脑,这种外加磁场会在大脑中产生足够强的电场,触发动作电位,对大脑的生物电活动进行调节,进而对脑功能状态产生影响,低频刺激(≤1 Hz)可以使得局部皮质兴奋性降低,高频刺激(≥5 Hz)则相反地提高皮质兴奋性,其长期效应主要受突触可塑性影响(长时

程增强和长时程抑制)^[6-7, 73-74].将 TMS 应用到 PTSD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98年,Grisaru等^[75]将 2.5 T 磁场强度的 30 个刺激作用于 PTSD 患者 C3/C4运动区,显著改善了 PTSD 患者的焦虑症状、躯体化症状以及回避症状.此后,对于 PTSD 的 TMS治疗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探索一种更有效的刺激参数,主要包括:刺激模式、刺激靶点、刺激数量(刺激周期和刺激模式共同决定的)、刺激强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刺激模式)以及施加刺激的线圈类型等.本部分所提及的 PTSD 与 TMS 相关研究,请参见附件表 S1.

4.1 刺激线圈与刺激靶点

常见的TMS仪器的线圈分为"O"型线圈、 "8"字型线圈以及"H"型线圈,不同类型的线 圈,刺激聚焦性和刺激深度也有所不同. "O"型 线圈的半径越大, 其刺激深度越深, 但也会有损其 聚焦性. 可以将 "8"字型线圈视为两个 "O"型线 圈,能够在不降低刺激深度的前提下,提高刺激的 聚焦性[76]. 由于能够有效地将刺激限定在感兴趣 的大脑区域而不影响其他研究者不关注的区域, "8"字型线圈在对于刺激靶点精确性要求较高的临 床和基础研究上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H"型线圈 的特点是能够实现对感兴趣的脑深部区域的刺激, 这是其他刺激深度仅限于皮层表面的线圈所无法实 现的[77]. 然而"H"型线圈也具有固定头戴式所带 来的灵活性差等问题. 从1998年 Grisaru 等 [75] 首次 采用直径为14 cm的角型线圈拍来研究磁刺激对于 PTSD 患者症状改善的影响开始, TMS 在 PTSD 上 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所选用的刺激线圈拍 也有所不同,如同年 Mccann 等 [78] 进行的个案研 究采用的线圈拍则是"8"字型线圈, Cohen 等 [79] 在2004年的研究中选用了"O"型线圈, Isserles 等[80]于2013年采用的则是"H"型线圈.

对于研究所使用线圈拍的选择要考虑到想要影响的神经环路中某个刺激靶点的位置,刺激靶点受限于刺激线圈.如上所述,当选用"O"型线圈或者"8"字型线圈时,就决定了无法像"H"型线圈一样直接刺激到大脑较深处的靶点,采用"8"字型线圈对于PTSD患者的干预刺激靶点多为背外侧前额叶(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 Isserles等[80] 想要刺激的靶点在双侧mPFC,他们选择了比"8"字型线圈刺激深度更深的"H"型线圈以保证刺激能够到达目标点[80-86].此外,研究者还可以采用一种"迂回"的

方式间接实现刺激深部靶点的目的,如将大脑深部区域作为种子点,寻找该种子点与皮层的功能连接,之后研究者对于皮层某一目标点的刺激可以间接地影响到想要刺激的深部靶点,同时研究者还需要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来验证施加于皮层的刺激是否真正地影响到了研究者所关注的目标点^[87].

刺激靶点的选择要基于PTSD患者的异常脑活 动.以往研究的刺激靶点集中于 DLPFC 和 mPFC [74, 88-89]. DLPFC 在情绪调节网络中具有重要 作用,研究也表明 DLPFC 的确是 TMS 作用的一个 有效刺激位点.对于DLPFC的刺激也存在一些问 题:右侧刺激还是左侧刺激?单侧刺激还是双侧刺 激? Rosenberg 等[85] 采用 "8" 字型线圈对左侧 DLPFC 进行刺激频率为 1 Hz的磁刺激; Watts 等[86]则采用了同样的刺激线圈和刺激频率对右侧 的 DLPFC 施加刺激;两个研究都报告了 TMS 对于 PTSD患者的症状改善作用. 直接对比左右刺激靶 点的研究来自于Boggio等[81] 2010年的工作,他们 的工作确定了左右侧的高频(20 Hz)TMS对于 PTSD症状改善的作用, 但右侧的干预效果要好于 左侧,其中右侧的刺激与焦虑症状改善有关,左侧 的刺激与抑郁症状改善相关.类似地, Ahmadizadeh 等 [90] 2018 年的工作对比了右侧高频 (20 Hz) 磁刺激、双侧高频(20 Hz) 刺激以及伪 刺激对于PTSD患者症状改善的作用. 结果表明, 单侧右侧刺激和双侧刺激均能够改善PTSD患者的 症状,但是在时间进程上有所不同,双侧刺激起作 用的时间早于单侧刺激, 最终到达一定的时间进程 之后二者的改善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左侧刺 激取得的效果,根据Clark等[89]在一篇综述中所 表达的观点, PTSD 通常共病抑郁症状, 左侧 DLPFC 与边缘系统之间具有网络连接, 因此对于 左侧DLPFC的刺激可能以这种方式影响到边缘系 统进而带来抑郁症状的改善. PTSD 的脑成像研究 揭示出PTSD患者的右侧PFC氧灌注增加,这种右 侧PFC激活的异常增加可能是导致PTSD症状过度 兴奋和焦虑相关症状的原因[44-45].因此,右侧低频 刺激可能有助于抑制异常激活.然而, Boggio等[81] 和 Ahmadizadeh 等 [90] 的工作也证明了高频刺激对 于PTSD症状改善的作用. 因此,对于刺激频率在 其中的作用已成为了 TMS 干预 PTSD 的研究热点 之一.

4.2 刺激模式与刺激强度

常用的三种TMS模式主要是单脉冲TMS (single-pulse TMS, spTMS)、对脉冲TMS (pairpulse TMS, ppTMS) 和重复 TMS (repetitive TMS, rTMS)^[6]. 近年来, θ爆发刺激模式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TBS) 开始应用到抑郁症等其他 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调控干预 模式 [91-92]. spTMS 是指没有规律或固定频率所给与 的单次刺激.早期 spTMS 应用于初级运动皮层 (M1) 区, 当施加的刺激值达到某个强度时, 可以 观察到肌肉的收缩;之后 spTMS 主要用于测量运 动诱发电位(motor-evoked potential, MEP)以及 确定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中人组被试的静息运动阈 值 (rest motor threshold, RMT) 和活动运动阈值 (active motor threshold, AMT) 从而确定刺激强 度. 因此个体运动阈值的准确测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rTMS常用的100%MT、120%MT和TBS常用的 70%MT、80%MT. ppTMS主要用于通过在研究感 兴趣的同一区域内或两个相连区域内施加条件刺激 (conditioning stimuli) 和测试刺激(test stimuli)来 研究单个脑区或者两相连脑区的功能相互作用[93].

4.2.1 rTMS刺激模式

对于PTSD的研究而言,rTMS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刺激模式.rTMS是指以某一确定频率给予感兴趣脑区一定刺激时长的连续刺激,根据刺激频率的不同可分为低频rTMS和高频rTMS.rTMS对于PTSD治疗干预效果的探索点之一便是刺激频率.高频刺激与低频刺激相比是否更有效?最早在1998年,Grisaru等[75]和Mccann等[78]分别采用刺激频率为0.3 Hz和1 Hz的低频刺激对PTSD患者进行干预,发现了低频TMS对于症状改善的有效性.此后,许多集中于右侧DLPFC靶点的研究者工作也证实并支持低频TMS的作用[82,84,86].然而有趣的一点是,Osuch等[83]对比了1 Hz的刺激与伪刺激对于PTSD患者的影响,并没有发现刺激右侧DLPFC时低频刺激相较于伪刺激的有效性.或许其他刺激参数(如,刺激总数)也在中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高频刺激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频率: 5 Hz、10 Hz和20 Hz. Rosenberg等 [85] 对比了1 Hz刺激和5 Hz刺激的干预效果,发现两种刺激频率都能够改善PTSD患者的症状,且两种刺激频率的刺激效果没有差异. Philip等 [94] 关注 5 Hz的刺激频率对于PTSD和重度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MDD) 共病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表明5Hz的 TMS能够改善PTSD和MDD的症状, 拓展了TMS 在共病干预上的应用[94-95]. Cohen 等[79] 对比了 1 Hz 和 10 Hz 施加于右侧 DLPFC, 刺激强度为 80%MT的TMS对于PTSD患者的效果,发现相较 于低频刺激, 10 Hz的刺激能够显著改善PTSD患 者的症状. 类似地, Kozel 等 [96] 采用刺激强度为 110%MT,刺激频率分别为1 Hz和10 Hz的刺激作 用于被试的右侧 DLPFC,与 Cohen 等的发现有所 不同,两种刺激频率都能够有效改善PTSD患者的 症状,两种刺激频率的刺激效果没有显著差异. Boggio等^[81]的研究对比了左右两侧 DLPFC,刺激 强度为80%MT的20Hz刺激干预效果的差异,两 侧的结果均支持20 Hz的刺激有效性. Isserles 等 [80] 采用脚本驱动想象范式 (script-driven imagery), 通过"H"型线圈将刺激强度为120%MT的20 Hz 刺激直接作用于被试的内侧前额叶,结果表明匹配 20 Hz刺激的创伤脚本驱动组的 PTSD 患者症状得 到显著改善. 似乎低频和高频的刺激都能够作用于 PTSD 患者症状的改善, 但是高频刺激和低频刺激 的具体作用效果有所不同. Yan等[74] 通过元分析对 不同刺激频率的PTSD磁刺激作用效果进行了系统 的回顾,他们发现低频的rTMS可以减轻总体 PTSD 和抑郁症状, 高频 rTMS 可以改善 PTSD 的主 要症状和相关症状,这些发现也有待更多研究的 证实.

4.2.2 TBS刺激模式

标准TBS是每200 ms (丛间频率5 Hz) 给予 连续3个(间隔20 ms,也就是丛内频率50 Hz)脉 冲刺激. Huang 等[97] 对于三种不同的 TBS 刺激模 式所产生的刺激效果的研究发现:连续 TBS (continuous TBS, cTBS),即在安全的前提下,在 达到所需要脉冲数的刺激时间内, 持续给予这种模 式的刺激,能够对皮质产生抑制效果; iTBS则是 每刺激2s会有8s的一个时间间隔不给予任何刺 激,直至施加的刺激总数达到研究者关注或者临床 所要求的刺激量,与cTBS恰恰相反,iTBS能够兴 奋所刺激皮层;中间TBS (intermediate, imTBS) 也不属于连续性刺激,但与iTBS不同,imTBS是 连续刺激5s之后间隔10s,即每刺激5s就会有一 个10 s的等待时间, imTBS对于皮层兴奋性的影响 通常不显著,也因此在实际应用中,imTBS经常 用做cTBS和iTBS的对照.此外,TBS刺激模式对 于皮层的刺激效果持续时间较传统的rTMS刺激模 式更为长久^[97]. Philip等^[67]将PTSD患者分为真刺激组和伪刺激组,前2周为双盲阶段,真刺激组被试接受刺激强度为80%MT的iTBS,干预靶点为右侧DLPFC. 双盲阶段结束后,两组被试自愿进入接下来的解盲阶段,在该阶段全部被试均接受另外的2周真刺激. 此外,在干预开始之前,研究者还采集了被试的核磁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 iTBS能够显著改善PTSD患者的症状,其中核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DMN连接较好的PTSD患者对于iTBS的治疗反应性更好^[67]. 对这批被试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一年内真刺激组被试(实际上接受了4周的iTBS)的治疗效果优于伪刺激组被试(实际上接受了2周的iTBS),即施加更多的iTBS能够在刺激结束后的一年里带来更多有意义的临床改善^[68].

了解TBS发挥抑制或促进皮层兴奋性的内在 机制对于理解TBS改善PTSD症状的内在机制具有 关键作用. Chung等[98]系统回顾了TBS对于运动 皮层兴奋性影响的研究,并借用元分析手段发现, iTBS对于MEP的增加效应可持续30 min, cTBS对 于MEP振幅的减少效应能够持续长达1 h. 然而, Hamada 等 [99] 发现, 在 52 个被试中, 仅有 13 名 (25%) 被试接受了TBS (iTBS或cTBS) 后反应与 预期一致,即iTBS促进以及cTBS抑制;在其余 39名被试中,16名(31%)被试甚至与预期反应 完全相反, 23 名被试的抑制和促进反应与TBS无 关. 因此, TBS并非一定能够引起与预期相一致的 效应. Li等[100] 在综述中提到, LTP和LTD可能作 为TBS诱发后效的潜在机制;此外,该综述通过 梳理已有研究中关于谷氨酸能和氨基丁酸能的神经 传递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基于已有理论模型 对其进行整合和更新,这种更新后的模型能够解释 TBS效应的个体差异.未来,TBS作用于PTSD症 状改善潜在机制的深入探索可以基于已有TBS机 制相关研究来开展.

4.3 刺激脉冲数与刺激周期

刺激脉冲数与干预效果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早期1998年的两篇研究对于刺激脉冲数存在"分歧", Grisaru等 [75]以1 min 的时间间隔, 在被试的左右两侧的运动皮层(motor cortex C3/C4)分别施加15个, 共30个刺激; Mccann等 [78] 对两个被试进行研究,每天给予右侧额叶1200个刺激,对于被试一,给予了17 d的刺激,刺激脉冲数为20 400个;对于被试二,给予了30 d的刺激,刺激脉冲数为36 000个.这两种刺激

方案都有一定作用.然而,刺激脉冲数在干预效果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尚未明确,刺激脉冲数取决于刺激模式、刺激频率、刺激周期等.常用的刺激周期模式为每周刺激5d(也有研究每周刺激3d),连续刺激2~4w.每天刺激的个数则取决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从少到多,范围涉及到每天100、400、600个刺激到每天1200、1600、1680以及1800个刺激.最佳的刺激脉冲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刺激脉冲数需要结合被试的耐受性以及安全性来确定.有研究发现,在此基础上能够施加给被试的刺激每天最多不能超过18000个[101].

5 TMS调控认知功能与脑活动

在影响认知功能方面: a. TMS 能够促进恐惧 记忆消退. 恐惧条件化及消退是建立 PTSD 动物模 型的经典范式之一[102-103]. Back 等[104]采用恐惧条 件化及消退范式研究了施加在大鼠vmPFC的 10 Hz rTMS 对恐惧消退的作用. 结果表明,尽管恐 惧消退前(即离线 offline)施加rTMS的大鼠与伪 刺激组大鼠的恐惧消退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 恐惧消退期间,与伪刺激组相比,呈现大鼠习得恐 惧的条件刺激 CS时(即在线 online) 匹配 rTMS的 大鼠在第三天的恐惧水平明显下降, 且这种恐惧消 退的增强能够维持24 h. Guhn等[105]研究施加在人 类mPFC的10Hz、110%MT的rTMS对于恐惧消退 的作用.与前者不同,被试在第一天进行了恐惧习 得之后同一天进行消退学习, 第二天进行消退提 取,rTMS和伪刺激均在消退学习开始之前施加, 结果表明给予rTMS的真刺激组被试比伪刺激组消 退效果更好.类似地, Raij等[87]也发现rTMS对于 恐惧消退的有效性.此外,Legrand等[106]在PTSD 小鼠模型中发现长期施加在 vmPFC 的 12 Hz rTMS 不仅能够促进恐惧消退还能够有效逆转应激诱发的 行为损伤. TMS 对于恐惧消退的促进作用可能是 TMS改善PTSD症状的关键因素之一.b. TMS能够 影响注意分配与控制. Bishop [107] 在一篇综述中基 于选择性注意的偏向竞争模型总结了两种对于威胁 刺激的注意系统.一种是由凸显威胁刺激驱动的自 下而上的感觉机制,与负责威胁检测的杏仁核自动 响应活动有关;另一种是使注意力保持在任务相关 刺激,避免受任务无关威胁刺激影响的控制机制, 与负责注意控制的前额叶活动有关. 离线施加于被 试左右两侧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的 10 Hz 高频rTMS 及在线给予被 试左侧 DLPFC 的抑制性 spTMS 都能够有效影响个体早期对于威胁刺激的注意加工 [108-109]. c. TMS 能够增强执行功能. Ameis 等 [110] 发现施加于 DLPFC 的 20 Hz rTMS 对于改善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患者执行功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Bagherzadeh等 [111] 发现施加于健康被试左侧 DLPFC 的 10 Hz rTMS 能够有效改善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 Marron 等 [112] 探讨施加于 DLPFC 的 cTBS 和 iTBS 对于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的调控能力,结果表明 TBS 能够调节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cTBS 能够增强工作记忆和信息加工速度并改善空间任务的计划能力,却削弱了抑制控制能力.

在影响脑活动方面: a. TMS可通过脑连接影 响深部脑区活动. Zangen等[77]研究发现,与普遍 使用的"8"字型线圈相比,"H"型线圈的深部 TMS的刺激距离可达5.5 cm. 因此,就目前的技术 而言,TMS的刺激还无法到达大脑底部脑区.然 而,脑区之间存在着结构和功能上的连接[59], TMS或可通过这些连接(结构或功能)来影响深 部脑区的活动. 以恐惧记忆消退为例, vmPFC与杏 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在恐惧消退中起着关键作 用[105]. 高频刺激大鼠的边缘下皮层(infralimbic cortex, IL) 能够降低恐惧反应,这种消退促进作 用可能通过刺激mPFC引发的中央杏仁核输出神经 元的响应降低机制实现[113-114]. Raij等[87]研究发现 TMS只有刺激与vmPFC有功能连接的左侧前额叶 靶点才能够有效促进恐惧消退,也即对于左侧前额 叶的刺激可以通过功能连接影响较深部的vmPFC 活动,并通过vmPFC对杏仁核的调控发挥作用从 而起到增强消退的效果.这一机制可能也是TMS能 够改善PTSD症状的机制之一. b. TMS可影响脑功 能连接. Riedel等[115]发现兴奋性(高频20 Hz)和 抑制性rTMS(低频1Hz)能够调节内侧前额极皮 层和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 且作用相反(低频 rTMS:降低功能连接;高频rTMS:增加功能连 接). Wang 等 [116] 探究高频 rTMS 连续 5 d 刺激皮 层-海马网络中的外侧顶叶对于皮层-海马网络功能 连接的作用及对联结记忆的影响,结果表明施加于 外侧顶叶的rTMS增加了皮层海马网络的功能连接 并促进了联结记忆,且这种改善作用能够持续 24 h.

6 讨论与展望

6.1 PTSD患者TMS干预存在的问题

6.1.1 最优化的刺激参数

PTSD患者的TMS干预从研究到临床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PTSD的复杂性和易共病性使得对其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的需求只增不减.研究提示我们:TMS的干预效果取决于刺激参数,不同的刺激参数带来的干预效果不同.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们发现TMS在PTSD干预上的应用潜力并探索不同的刺激参数,致力于寻找最佳刺激参数,以便于在临床上得到更好的推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视刺激参数所带来的安全性和耐受性问题.研究表明TMS的副作用包括头痛及恶心等,这些不适感大多都可以自发消失,但是有研究报告TMS还存在着诱发癫痫的风险^[74].

6.1.2 有效性的评估体系

纵览 PTSD 的 TMS 干预研究,其中一个不可 忽视的问题是,如何评估 TMS 对于 PTSD 患者症 状改善的有效性? 研究者们所采取的评估手段各不 相同. 这些评估手段主要分为两大类: 自评或他评 的问卷或者量表与相关生理指标的测定. 自评/他评 的问卷/量表对于症状的评定包括PTSD症状评定以 及PTSD共病的抑郁或者焦虑的症状评定.前者主 要包括: PTSD 检查清单 (PTSD checklist, PCL)、 PTSD 治疗结果量表(treatment outcome PTSD scale, TOP)、PTSD临床医生量表 (clinicianadministered PTSD scale, CAPS)、修改版 PTSD 症状量表 (modified PTSD symptom scale, MPSS) 和创伤后症状自评量表(post-traumatic symptom scale-self-report, PSS-SR);后者主要有:汉密尔 顿抑郁评定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贝克抑郁量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汉密尔顿焦虑评定量表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贝克焦 虑量表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状态特质 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此 外,还有研究同时采用了一些相关的问卷/量表来 进行辅助评估,例如:临床总体印象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CGI)、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s scale, IES)、90 项症状检查清单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情绪状态简表 (profile of mood states, POMS)、针对战争PTSD 患者的密西西比州战斗严重程度量表(Mississippi scale of combat severity, MISS)、南加州大学可重复性情景记忆测验(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repeatable episodic memory test, USC-REMT)等等[74,89].

部分研究还评估了患者治疗前后的生理指标反 映水平, Mccann等[78]在干预前和干预结束后的 24 h内采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来对比被试干 预前后的脑代谢水平,结果表明干预过程中被试的 PCL 量表得分有明显改善, 但是干预结束一个月之 后患者的PCL 量表得分又回到了基线水平, 此外 PET 脑代谢水平的结果分析表明干预后 PTSD 患者 的脑代谢总体水平有所下降,右侧脑代谢水平下降 更为明显. Isserles 等[80] 在运行脚本驱动想象任务 的同时记录PTSD患者的皮肤电反映(skin conduct response, SCR) 和心率 (heart rate, HR), 结果 显示 TMS 对于 PTSD 患者在 PTSD 的症状改善 (CAPS 量表总分和分量表得分以及 PTSD 症状自评 量表得分)、抑郁症状改善(汉密尔顿抑郁自评量 表和贝克抑郁量表)的作用效果.相应地,心率变 化的结果表明, TMS 同时降低了PTSD患者对于创 伤脚本的心率反应. Osuch等[83] 还测定 PTSD 患者 24 h 尿皮质醇、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 以及血清皮质醇、甲状腺激素和催乳激素.尽管研 究者们没有发现刺激组和伪刺激组之间在量表和上 述生物学指标上的显著性差异,就PTSD症状的效 应量而言,与伪刺激组相比,TMS对高唤醒症状 的改善效应量更大,24h尿去甲肾上腺素及血清 T4升高,血清泌乳素减少.

此外,治疗效果评估需要考虑到 TMS 对于 PTSD患者认知功能损伤和异常脑活动的影响. 动 物和人类研究表明, TMS 或将成为一种调控认知 功能与脑活动的有效手段[87, 104-112, 115-116]. 探究 TMS 对于认知功能和脑活动的影响不仅能够完善TMS 对于PTSD作用效果的评估,还有助于理解TMS 改善PTSD症状的作用机制.因此,评估认知功能 的各项任务的指标,如反应时和正确率等可作为 治疗效果评估的辅助手段. 对于异常脑活动是否改 善的评估,除了fMRI这种普遍用来监测脑活动的 技术手段外, 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和脑磁图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也具有治疗效果评估潜力. Meyer等[117] 发现创伤 相关刺激呈现后EEG信号所反映的额叶激活不对 称性是潜在的PTSD症状的生物学标记.与fMRI相 比, MEG是一种具有较高时间分辨率的脑成像方

式. Huang 等 [118] 认为MEG可有效用于准确地显示PTSD 的大脑活动模式,并且MEG可以作为轻度创伤脑损伤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 的潜在成像标记有利于临床上对 mTBI 和 PTSD 进行鉴别诊断.

治疗效果评估所采用的指标是根据研究目的来 选取,但是也应该准确而敏感地反映实验操纵效 果. 因此,对于指标的选取应当更加系统化:自评 和他评相结合(如将 PCL/PSS-SR 与 CAPS 相结 合)、主要症状评估和辅助症状评估相结合(如将 PTSD症状评估和共病的抑郁、焦虑症状评估相结 合)、主观测评和客观生理行为指标相结合(如将 问卷量表式的主观评定和脑代谢水平、皮电反应、 体内激素水平变化、认知功能任务表现指标以及脑 活动指标相结合)才能相对综合而全面地反映干预 的真正效果,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和普 适性.治疗有效性评估的另一个方面就关乎时间问 题:治疗起作用的时间和治疗效果的持续时间,即 治疗时效性. 就治疗起作用的时间而言, 前文提到 的 Ahmadizadeh 等 [90] 对比单侧刺激和双侧刺激的 效果发现尽管两种刺激最终的干预效果没有显著差 异,但双侧刺激起作用的时间要早于单侧刺激.与 表 S1 中 2 w 及其以上的刺激周期不同, Grisaru 等[75] 仅在35 min 内给予PTSD患者30次刺激就显 著观察到 TMS 对 PTSD 症状改善的作用. 此外, Blumberger 等 [119] 对比高频 10 Hz rTMS 与 iTBS 对 抑郁症的作用效果,发现每次3 min iTBS对于抑郁 症状的改善效果不比37.5 min rTMS的治疗效果差. 就治疗效果的持续时间而言, Mccann 等[78] 发现 TMS有显著的作用效果, 但是干预结束一个月后 这种改善效果就回到了基线水平. 因此, 治疗时效 性可能受刺激方式和刺激模式的影响, 且存在着个 体差异.治疗时效性能够反应治疗的时间进程信 息,有利于评估TMS对于PTSD症状的改善相较于 其他方式是否在时间维度上更具有优势.就目前而 言,将治疗时效性纳入治疗有效性评估体系是必 要的.

6.1.3 空间定位的准确性

刺激靶点空间定位的准确性是影响干预效果的 关键因素.较为广泛使用的定位方式是基于头皮脑 电的 EEG10/20 定位系统,基于此有研究者开发了 定位软件F3 Locator来辅助进行定位,该软件只需 要研究者将所研究被试的头部的三个测量指标输入 该软件,就能够自动帮助研究者定位F3/F4点[120]. 近几年基于个体T1结构像或"平均脑"结构像的 光学导航仪在研究上得到了关注和广泛的应用.该 光学导航仪能够个体化地定位到被试的目标刺激 点,从而保证了刺激位置的准确性^[87].

6.2 TMS干预PTSD的拓展应用

TMS 对于PTSD的干预通常是离线的,即研究 者单纯地探讨施加于PTSD被试大脑的TMS对于症 状改善的影响. 近来,有研究采用在线干预,探讨 PTSD患者症状改善和恐惧记忆消退的效果. 研究 采用脚本驱动想象范式激活个体的创伤记忆, 使被 试暴露在创伤经历的情景下,此后给予TMS,研 究者借用记忆再巩固理论解释 TMS 的干预效 果[80]. 记忆再巩固理论认为,记忆并非一成不变 地存储在我们的大脑中,对于已经通过系统巩固 (睡眠依赖的巩固) 整合进入新皮质的记忆也并非 坚如磐石,这种已经巩固过的记忆经过提取得到激 活之后,就会重新进入不稳定的状态,变得可以更 改,在再巩固的时间窗口内进行更改便会形成一种 与原来记忆不同的新记忆,这种新的记忆经过再次 巩固之后便被存贮保留下来[121-124]. 记忆再巩固对 于原先记忆的更改方式可以是多样的: 药物如普萘 洛尔、行为方式如消退训练、以及无创性神经调控 如TMS和TES等[72, 125-126]. 但是,这种更改需要在 记忆激活后的一定时间内进行, 即记忆再巩固存在 着一个关键时间窗口,是记忆激活后的10 min到 6 h之内[127]. 在这个时间窗口内的更改是有效的, 超出时间窗口的更改效果则会有所降低甚至没有效 果[121-124]. 那么, 当PTSD患者的创伤相关记忆被激 活时,该创伤记忆重新进入不稳定状态,在激活后 的再巩固时间窗口里给予一定刺激参数的TMS来 对个体的创伤记忆进行更改从而形成消退记忆,这 种消退记忆便会在经过再次巩固之后保留下来.通 过这种方式, PTSD患者的创伤记忆或许能够被成 功消退,达到更为有效的治疗效果.还有研究者将 TMS 结合传统的心理疗法如暴露疗法等, 也发现 将两者结合的新型干预方案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83, 128].

总而言之,TMS作为一种新兴的无创性神经调控技术在神经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尽管研究表明该干预方式能够有效改善PTSD症状,但是TMS尚且不能急于应用在PTSD的临床治疗和推广上.PTSD的认知功能损伤是多方面的,涉及记忆、注意和执行功能等,TMS的干预必须基于PTSD的脑机制研究开展,在此基础上来寻找

更有效的刺激参数、刺激靶点的空间定位以及建立 更为完善可靠的干预效果评估体系.此外,结合其 他相关的理论或研究进展,如基于记忆的再巩固理 论来给予刺激、将 PTSD 的传统治疗方法与 TMS 干预相结合以及进一步提高干预效果的持续时间等 等都还需要研究者的不断探索和验证.

附件 20190305_表 S1.pdf 见本文网络版(http://www.ibp.ac.cn或http://cnki.net)

参考文献

- Association A P.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 Mental disorders: DSM-5.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 [2] Shin L M, Rauch S L, Pitman R K. Amygdala,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hippocampal function in PTS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6, 1071(1): 67-79
- [3] Henigsberg N, Kalember P, Petrović Z K, et al. Neuroimaging research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Focus on amygdala, hippocampus and prefrontal cortex.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9, 90:37-42
- [4] Straud C, Siev J, Messer S, et al. Examining military population and trauma type as moderators of treatment outcome for first-line psychotherapies for PTSD: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19, 67:1-12
- [5] Steckler T, Risbrough V B.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PTSD established and new approaches. Neuropharmacology, 2012, 62(2): 617-627
- [6] Dayan E, Censor N, Buch E R, et al.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from physiology to network dynamics and back. Nature Neuroscience, 2013, 16(7): 838-844
- [7] Fröhlich F. Chapter 15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M]// FRÖHLICH F. Network Neuroscienc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16: 197-210
- [8] Miniussi C, Ruzzoli M. Transcranial stimulation and cognition. 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2013, 116:739-750
- [9] 鲁忠义,杜建政.记忆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Lu Z Y, Du J Z. Memory Psychology(in Chinese).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2005
- [10] Vrana S R, Roodman A, Beckham J C. Selective processing of trauma-relevant word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995, 9(6): 515-530
- [11] Mcnally R J.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cognitive abnormalit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998, 18(8): 971-982
- [12] Itoh M, Hori H, Lin M, et al. Memory bia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emory function in women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9, 245:461-467
- [13] Moradi A R, Taghavi R, Neshat-Doost H T, et al. Memory bias for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0, 14(5): 521-534
- [14] Wicking M, Steiger F, Nees F, et al. Deficient fear extinction memor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2016, 136:116-126
- [15] Careaga M B L, Girardi C E N, Suchecki D. Understand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rough fear conditioning, extinction and reconsolidation.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6, 71:48-57
- [16] Mobbs D, Hagan C C, Dalgleish T, et al. The ecology of human fear: survival optimization and the nervous system.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2015, 9:1-22
- [17] Vanelzakker M B, Dahlgren M K, Davis F C, et al. From Pavlov to PTSD: The extinction of conditioned fear in rodents, humans, and anxiety disorders.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2014, 113:3-18
- [18] Myers K M, Davis M. Behavioral and neural analysis of extinction. Neuron, 2002, **36**(4): 567-584
- [19] Orr S P, Metzger L J, Lasko N B, et al. De novo conditioning in trauma-exposed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0, 109(2): 290-298
- [20] Milad M R, Orr S P, Lasko N B, et al. Presence and acquired origin of reduced recall for fear extinction in PTSD: results of a twin study.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08, 42(7): 515-520
- [21] Watson J B, Rayner R.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20, **3**(1): 1-14
- [22] Bakker A B, Kirwan C B, Miller M I, et al. Pattern separation in the human hippocampal CA3 and dentate gyrus. Science, 2008, 319(5870): 1640-1642
- [23] Kheirbek M A, Klemenhagen K C, Sahay A, et al. Neurogenesis and generalization: a new approach to stratify and treat anxiety disorders. Nature Neuroscience, 2012, 15(12): 1613-1620
- [24] Lopresto D, Schipper P, Homberg J R. Neural circuits and mechanisms involved in fear gener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6, 60:31-42
- [25] Kaczkurkin A N, Burton P C, Chazin S M, et al. Neural substrates of overgeneralized conditioned fear in PTSD.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7, 174(2): 125-134
- [26]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4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Peng D L. General Psychology(in Chinese). 4 ed.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2012.
- [27] Pineles S, Shipherd J, Welch L, et al. The role of attentional biases in PTSD: Is it interference or facilit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7, 45(8): 1903-1913
- [28] Pineles S L, Shipherd J C, Mostoufi S, et al. Attentional biases in PTSD: More evidence for interfere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9, 47(12): 1050-1057
- [29] Fleurkens P, Rinck M, Van Minnen A. Specificity and generalization of attentional bias in sexual trauma victims suffering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Anxiety

- Disorders, 2011, 25(6): 783-787
- [30] Freeman J B, Beck J G. Cognitive interference for trauma cues in sexually abused adolescent girl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000, 29(2): 245-256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 [31] Ashley V, Honzel N, Larsen J, et al. Attentional bias for traumarelated words: exaggerated emotional Stroop effect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war veterans with PTSD. BMC Psychiatry, 2013, 13(1):
- [32] Litz B T, Weathers F W, Monaco V, et al. Attention, arousal, and memor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6, 9(3): 497-519
- [33] Zinchenko A, Alamin M M, Alam M M, et al. Content specificity of attentional bias to threat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17, 50:33-39
- [34] Diamond, Adele. Executive func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2, 64(1): 135-168
- Schweizer S, Dalgleish T. Emotion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in [35]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1, 49(8): 498-504
- Schweizer S, Dalgleish T. The impact of affective contexts on [36]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in healthy populations and in individuals with PTSD. Emotion, 2016, 16(1): 16-23
- [37] Lagarde G, Doyon J, Brunet A. Memory and executive dysfunctions associated with acut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iatry Research-Neuroimaging, 2010, 177(1): 144-149
- [38] Olff M, Polak A R, Witteveen A B, et al. Executive func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nd the influence of comorbid depressio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2014, 112:114-121
- [39] Flaks M K, Malta S M, Almeida P P, et al. Attentional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are differentially affected by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trauma.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4, 48(1): 32-39
- [40] Quirk G J, Mueller D. Neural mechanisms of extinction learning and retrieval.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08, 33(1): 56-72
- Phelps EA, Delgado MR, Nearing KI, et al. Extinction learning in humans: role of the amygdala and vmPFC. Neuron, 2004, 43(6): 897-905
- [42] Gold A L, Shin L M, Orr S P, et al. Decreased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i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uring trauma-unrelated stressful imagery in Vietnam veteran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1, 41(12): 2563-2572
- Shin L M, Orr S P, Carson M A, et al.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43] in the amygdala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uring traumatic imagery in male and female vietnam veterans with PTS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4, 61(2): 168-176
- Whalley M G, Kroes M C W, Huntley Z, et al.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posttraumatic flashbacks. Brain and Cognition, 2013, 81(1): 151-159
- [45] Nardo D, Hogberg G, Flumeri F, et al. Self-rating scales 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istress correlate with rCBF in PTSD-

- sensitive region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1, 41(12): 2549-
- Phelps E A, Ledoux J E. Contributions of the amygdala to emotion processing: from animal models to human behavior. Neuron, 2005, 48(2):175-187
- [47] Karl A, Schaefer M, Malta L S,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structural brain abnormalities in PTSD.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06, 30(7): 1004-1031
- [48] Veer I M, Oei N Y L, Van Buchem M A, et al. Evidence for smaller right amygdala volume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childhood trauma. Psychiatry Research-Neuroimaging, 2015, 233(3): 436-442
- [49] Morey RA, Gold AL, Labar KS, et al. Amygdala volume change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 large case-controlled veterans group.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12, 69(11): 1169-1178
- [50] Bryant R A, Kemp A H, Felmingham K L, et al. Enhanced amygdala and medial prefrontal activation during nonconscious processing of fear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fMRI study. Human Brain Mapping, 2008, 29(5): 517-523
- [51] Jacques PLS, Botzung A, Miles A, et al.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emotionally intense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1, 45(5): 630-637
- Preston Alison r, Eichenbaum H. Interplay of hippocampus and [52] prefrontal cortex in memory. Current Biology, 2013, 23(17): R764-
- [53] Milad M R, Pitman R K, Ellis C B, et al. Neurobiological basis of failure to recall extinction memor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9, 66(12): 1075-1082
- Pitman R K, Rasmusson A M, Koenen K C, et al. Biological studies [54]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12, 13(11): 769-787
- [55] Jatzko A, Rothenhofer S, Schmitt A, et al. Hippocampal volume in chron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MRI study using two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6, 94(1): 121-126
- [56] Postel C, Viard A, Andre C, et al. Hippocampal subfields alterations in adolescents with post -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Human Brain Mapping, 2019, 40(4): 1244-1252
- Quide Y, Andersson F, Dufourrainfray D, et al. Smaller [57] hippocampal volume following sexual assault in women is associated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18, 138(4): 312-324
- Buzsáki G, Draguhn A. Neuronal oscillations in cortical networks. [58] Science, 2004, 304(5679): 1926-1929
- Yao Z, Hu B, Xie Y, et al. A review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59] brain networks: small world and atlas. Brain Informatics, 2015,
- [60] Admon R, Milad MR, Hendler T. A caus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disentangling predisposed from acquired neural abnormaliti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3, 17(7): 337-347
- [61] Rauch S L, Shin L M, Phelps E A. Neurocircuitry models of

-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extinction: human neuroimaging researc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6, **60**(4): 376-382
- [62] Andrewes D G, Jenkins L M. The role of the amygdala and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implication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psychology Review, 2019, 29(2): 220-243
- [63] Sripada R, King A, Garfinkel S, et al. Altered resting-state amygdala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men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Psychiatry Neuroscience, 2012, 37(4): 241-249
- [64] Stevens J S, Jovanovic T, Fani N, et al. Disrupted amygdalaprefron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civilian women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3,47(10): 1469-1478
- [65] Zhang X, Zhang J, Wang L, et al.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mygdala in Chinese earthquake survivor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6, 65:208-214
- [66] Malivoire B L, Girard T A, Patel R,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hippocampal subregions in PTSD: relations with symptoms. BMC Psychiatry, 2018, 18(1): 1-9
- [67] Philip N S, Barredo J, Aiken E, et al. Theta-burs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9, 176(11): 939-948
- [68] Petrosino N J, Woutfrank M V T, Aiken E, et al. One-year clinical outcomes following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9, 1-7
- [69] Etkin A, Maronkatz A, Wu W, et al. Using fMRI connectivity to define a treatment-resistant form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9, 11(486): 1-12
- [70] Grasser L R, Javanbakht A. Treatment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civilian populations.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2019, 21(2): 1-19
- [71] 郝伟,于欣.精神病学.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Hao W, Yu X. Psychiatry(in Chinese). 7 ed.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 [72] Smith N B, Doran J M, Sippel L M, et al. Fear extinction and memory reconsolidation as critical components in behavioral treatment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otential augmentation of these processes. Neuroscience Letters, 2017, 649:170-175
- [73] Bartresfaz D, Vidalpineiro D.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for the study of memory enhancement in aging.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16, 21(1): 41-54
- [74] Yan T, Xie Q, Zheng Z, et al. Different 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7, 89:125-135
- [75] Grisaru N, Amir M, Cohen H, et al. Effect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preliminary study. Biological Psychiatry, 1998, 44(1): 52-55

- [76] Deng Z, Lisanby S H, Peterchev A V. Electric field depth focality tradeoff in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simulation comparison of 50 coil designs. Brain Stimulation, 2013, 6(1): 1-13
- [77] Zangen A, Roth Y, Voller B, et al.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deep brain regions: evidence for efficacy of the H-Coil.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2005, 116(4): 775-779
- [78] Mccann U D, Kimbrell T A, Morgan C M, et 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98, 55(3): 276-279
- [79] Cohen H, Kaplan Z, Kotler M, et 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the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4, 161(3): 515-524
- [80] Isserles M, Shalev A Y, Roth Y, *et al.* Effectiveness of deep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a brief exposure procedur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pilot study. Brain Stimulation, 2013, 6(3): 377-383
- [81] Boggio P S, Rocha M, Oliveira M O, et al.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with high-frequency and low-intensit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eatment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2010, 71(8): 992-999
- [82] Nam D, Pae C, Chae J. Low-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double-blind, sham-controlled study.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Neuroscience, 2013, 11(2): 96-102
- [83] Osuch E A, Benson B E, Luckenbaugh D A, et al. Repetitive TMS combined with exposure therapy for PTSD: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9, 23(1): 54-59
- [84] Oznur T, Akarsu S, Celik C, *et al.* I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effective in treatment- resistant combat 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sciences, 2014, **19**(1): 29-32
- [85] Rosenberg P B, Mehndiratta R B, Mehndiratta Y P, et 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eatment of comorbi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2002, 14(3): 270-276
- [86] Watts B V, Landon B, Groft A, *et al.* A sham controlled study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rain Stimulation, 2012, **5**(1): 38-43
- [87] Raij T, Nummenmaa A, Marin M-F, et al. Prefrontal cortex stimulation enhances fear extinction memory in humans.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8, 84(2): 129-137
- [88] Trevizol A P, Barros M D, Silva P O, et al.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rends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therapy, 2016, 38(1): 50-55
- [89] Clark C C, Cole J T, Winter C, et al. A review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s a treatment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2015, 17(10): 1-9
- [90] Ahmadizadeh M-J, Rezaei M. Unilateral right and bilateral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reatmen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2018, 140:334-340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 [91] Downar J. Theta-burst stimulation in major depression: clinical and neuroimaging results (should be attached to Symposium "Transdiagnostic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 the Future is Now" by Dr Noah Philip). Brain Stimulation, 2019, 12(2): 524-524
- Littman L, Datto S M. The use of continuous theta burst [92] stim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A case series. Brain Stimulation, 2018, 11(6): e13-e13
- [93] Reis J, Swayne O, Vandermeeren Y, et al. Contribution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ortic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motor control.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2008, 586(2): 325-351
- [94] Philip N S, Ridout S J, Albright S E, et al. 5-Hz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comorbi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6, 29(1): 93-96
- Carpenter L L, Conelea C A, Tyrka A R, et al. 5 Hz Repetitive [95]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morbid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35:414-420
- [96] Kozel F A, Van Trees K, Larson V, et al. One hertz versus ten hertz repetitive TMS treatment of PTSD: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Psychiatry Research, 2019, 273:153-162
- Huang Y, Edwards M J, Rounis E, et al.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of the human motor cortex. Neuron, 2005, 45(2): 201-206
- [98] Chung S W, Hill A T, Rogasch N C, et al. Use of theta-burst stimulation in changing excitability of motor cortex: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6, 63:43-64
- Masashi H, Nagako M, Alkomiet H, et al. The role of interneuron networks in driving human motor cortical plasticity. Cerebral Cortex, 2012, 23(7): 1593 - 1605
- [100] Li C, Huang Y, Bai Y, et al. Critical role of glutamatergic and GABAergic neurotransmission in the central mechanisms of thetaburst stimulation. Human Brain Mapping, 2019, 40(6): 2001-2009
- [101] George M S, Raman R, Benedek D M, et al. A two-site pilot randomized 3 day trial of high dose left prefront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for suicidal inpatients. Brain Stimulation, 2014, 7(3): 421-431
- [102] Reznikov R, Binko M, Nobrega J N, et al.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animal models of fear, anxiety,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6, 41(12): 2810-2817
- [103] Torok B, Sipos E, Pivac N, et al. Modell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in animal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9, 90:117-133
- [104] Baek K, Chae J, Jeong J J N. The effe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fear extinction in rats. Neuroscience, 2012, 200:159-165.
- [105] Guhn A, Dresler T, Andreatta M, et 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stimulation modulates the processing of conditioned fear.

-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14, 8:1-11
- [106] Legrand M, Troubat R, Brizard B, et al. Prefrontal cortex rTMS reverses behavioral impairments and differentially activates c-Fos in a mouse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rain Stimulation, 2019, 12(1): 87-95
- [107] Bishop S J.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lective attention to threa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1129(1): 141-152
- [108] De Raedt R, Leyman L, Baeken C, et al. Neurocognitive effects of HF-rTMS over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on the attentional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healthy women: an eventrelated fMRI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10, 85(3): 487-495
- [109] Sagliano L, Dolimpio F, Panico F, et al. The role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early threat processing: a TMS study.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6, 11(12): 1992-1998
- [110] Ameis S H, Daskalakis Z J, Blumberger D M, et 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deficit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linical trial approach.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harmacology, 2017, 27(5): 413-421
- [111] Bagherzadeh Y, Khorrami A, Zarrindast M, et al.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enhances working memory.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016, 234(7): 1807-1818
- [112] Marron E M, Viejosobera R, Palaus M, et al. P237 Modulating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on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tasks with theta burs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2017, 128(3): e130-e131
- [113] Milad M R, Quirk G J. Neurons i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signal memory for fear extinction. Nature, 2002, 420(6911): 70-74
- [114] Quirk G J, Likhtik E, Pelletier J G, et al. Stimulation of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ecreases the responsiveness of central amygdala output neurons.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3, 23(25): 8800-8807
- [115] Riedel P, Heil M, Bender S, et al. Modulating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l frontopolar cortex and amygdala by inhibitory and excitator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Human Brain Mapping, 2019, 40(15): 4301-4315
- [116] Wang J X, Rogers L M, Gross E Z, et al. Targeted enhancement of cortical-hippocampal brain networks and associative memory. Science, 2014, 345(6200): 1054-1057
- [117] Meyer T, Smeets T, Giesbrecht T, et al. The role of frontal EEG asymmetr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15, 108:62-77
- [118] Huang M, Risling M, Baker DG. The role of biomarkers and MEGbased imaging markers in the diagnosi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blast-induced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6, 63:398-409
- [119] Blumberger D M, Vila-Rodriguez F, Thorpe K E, et al. Effectiveness of theta burst versus high-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HREE-D): a randomised non-inferiority trial. The Lancet, 2018,

- **391**(10131): 1683-1692
- [120] Beam W, Borckardt J J, Reeves S T, *et al*. An efficient and accurate new method for locating the F3 position for prefrontal TMS applications. Brain Stimulation, 2009, **2**(1): 50-54
- [121] Schwabe L, Nader K, Pruessner J C. Reconsolidation of human memory: brain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relevance.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4, 76(4): 274-280
- [122] Sandrini M, Cohen L G, Censor N. Modulating reconsolidation: a link to causal systems-level dynamics of human memori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5, 19(8): 475-482
- [123] Alberini C M, Ledoux J E. Memory reconsolidation. Current Biology, 2013, 23(17): R746-R750
- [124] Agren T. Human reconsolidation: a reactivation and update.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2014, 105:70-82

- [125] Brunet A, Orr S P, Tremblay J, et al. Effect of post-retrieval propranolol on psychophysiologic responding during subsequent script-driven traumatic imager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08, 42(6): 503-506
- [126] Sandrini M, Caronni A, Corbo M. Modulating reconsolidation with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where we stand and future direc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1-4
- [127] Schiller D, Raio C M, Phelps E A. Extinction training during the reconsolidation window prevents recovery of fear.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2012, (66): 1-9
- [128] Fryml L, Pelic C, Acierno R, *et al.* Exposure therapy and simultaneous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 controlled pilot trial for the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Ect, 2019, **35**(1): 53-60

Research Progres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LU Ping-Ping^{1, 2)}, WANG Liang^{1, 2)} **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can impair cognitive functions such as memory,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control, and induce the abnormality of brain activit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brain regions. Although pharmac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can a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 therapeutic effect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side effects and delayed onset of action.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a new intervention method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Here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studies of the effects of TMS in the intervention of PTSD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rain activity. The issues of TMS in the intervention of PTSD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stimulation pattern, the stimulation target and the efficacy evaluation. In the future,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s with long-term clinical improvement can be explored by applying more effective techniques for precise targeting, establishing integrative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s, and combining new memory theories.

Key word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gnitive function, brain function, stimulation pattern

DOI: 10.16476/j.pibb.2019.0305

 $Tel: 86\text{-}10\text{-}64888632\,,\; E\text{-}mail: lwang@psych.ac.cn}$

Received: December 10, 2019 Accepted: March 20, 2020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Beijing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Z171100000117014),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2016YFC1307200) and the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DB32010300).

^{**} Corresponding author.